

此是惡人榜樣：論《水滸傳》及其三種續書中 「軍／賊」形象之鏡像關係^{*}

曾世豪^{**}

(收稿日期：110 年 7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111 年 2 月 11 日)

提要

《水滸傳》寫一百八人輾轉於強盜與軍官，歷來曾引來「假道學」或「真忠義」之分歧評價。當宋江剿滅同樣名列「四大寇」之渠魁，以自我抹消方式來去邪歸正，卻仍難逃鳩酒，讓人好奇昔日的草寇與今時的叛賊，何者的結局才是「惡人榜樣」？《水滸傳》所留下的道德辯難，在明清三部續書持續發酵。《水滸後傳》繼承原作忠義精神，但好漢與仇敵的和解有著自欺欺人的前提；《後水滸傳》調整宋江的愚忠路線，卻尷尬地將英雄放在良臣的對立面；《蕩寇志》讓蕩寇者成為被掃蕩的對象，陳希真的草澤報國看似圓滿，然而作者的理想充滿了虛幻。無論如何，從原作到續書，軍／賊始終被並置於曖昧不明的鏡像兩端，而穿梭其中的王進，則隱藏了一條值得關注的線索。

關鍵詞：《水滸傳》、續書、草寇、天兵、王進

^{*} 拙文為科技部年輕學者養成計畫（愛因斯坦培植計畫）「擇惡固執：四大奇書道德邊緣人物研究」（編號：MOST 109-2636-H-152-002）之部分成果，初稿曾宣讀於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会／二松学舎大学主辦之「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会・第 13 回年次大会『世界の危機のいま洪沢栄一を考える』」（2021 年 5 月，視訊會議）。投稿期間蒙諸位匿名審稿委員惠賜卓見，幫助筆者進一步修正謬誤，謹致謝忱。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關於《水滸傳》的道德評價，明清讀者基本上迴盪於「忠義」及「誨盜」的兩個極端，像同樣署名「李卓吾」的評點本，袁無涯本讚賞宋江之忠孝，容與堂本卻斥責其為罪魁。¹無獨有偶，一樣是針對居之水涯（水外）的「水滸」釋義，梁山好漢亦有「蓋明率土王臣」或「天下之凶物」的迥異分判。²如此相左的解讀延續到現代，正面看待的，多認可一百單八將的俠義舉止，³或從政治角度肯定小說的反抗精神；⁴至於持批判立場的，則指摘書中赤裸裸的暴力場景，違離了人類文明的秩序。⁵

也有論者試圖調解二者的立場。如楊大忠以梁山好漢「禍亂人間」到「效忠朝廷」的過程為基礎，提出「改邪歸正說」來統攝全書之主題。⁶李志宏也認為，《水滸傳》寫綠林盜寇轉為忠良英雄的命運走向，展現出一種「由亂返治」的政治期望。⁷馮文樓更敏銳地注意到，宋江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是對於九天玄女法旨的回應，而困於「還道村」的故事，背後則是「求其放心」的寓言闡釋，在斬斷「魔心」後終於修成「正果」。⁸上述觀點，實指出了《水滸傳》道德意識的動態性，無法畫出壁壘分明的界線。

《水滸傳》善／惡難分難解的困題，與其成書的過程互為表裡，這又包括歷史與宗教的不同層面。前者如孫述宇曾指出梁山好漢由「強盜」到「官兵」的遞進，是反映了兩宋

¹ 見楊敬珩：《水滸評點闡釋與續書文本的構成——以陳忱、俞萬春為核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頁196。背後的原因，有論者曾以「忠義」的《水滸傳》（主旨）及《水滸傳》的「忠義」（內容）分判。袁本屬前者，以忠於朝廷為第一義；容本屬後者，強調的是廣義的忠誠、忠實和義氣，不見得要忠於朝廷，這使之反對宋江的「假道學」。見高日暉、洪雁著：《水滸傳接受史》（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頁82-87。

² 「蓋明率土王臣」之說見袁無涯本〈發凡〉，「天下之凶物」之說見貫華堂本〈序二〉，分別收入陳曦鐘、侯忠義、魯玉川輯校：《水滸傳會評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1、7，以下簡稱「會評本」。筆者按：會評本收錄評家包括金聖歎（貫華堂本，簡稱「金」）、李卓吾（分容與堂本，簡稱「容」；袁無涯本，簡稱「袁」；芥子園本，簡稱「芥」）、王望如（醉耕堂本，簡稱「王」）及余象斗（志傳評林本，簡稱「余」）。以下為行文方便，正文中所引會評本各家評點原文，但標回數（以貫華堂本為基礎）、頁碼，不另加註。

³ 如李真瑜：〈遊俠遺風與《水滸傳》〉，《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1992年8月），頁22-27。

⁴ 如郭英德：〈論《水滸傳》的思想意義〉，《水滸爭鳴》第4輯（1985年7月），頁2-17。

⁵ 如曲家源：〈論《水滸傳》的血腥氣〉，《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4期（1990年12月），頁35-41。

⁶ 楊大忠：〈《水滸傳》主題批判及「改邪歸正」說的確立——兼談金聖歎對明清兩朝《水滸傳》主題的影響〉，《荷澤學院學報》第40卷第1期（2018年2月），頁11-21。

⁷ 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頁366。

⁸ 馮文樓：《四大奇書的文本文化學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208-212。

之際的「軍賊」身分；⁹後者如李豐楙從道教思維出發，認為梁山好漢「既神亦煞，既正亦凶」，在元末明初已完成宋江奉行玄女祕授天書的神話架構，¹⁰這些說法都可以為小說複雜的面貌提供解釋。

而倘若進一步聚焦於故事的主人公宋江身上，更會發現作者運用的素材充滿了衝突性。像宮崎市定根據 1939 年出土〈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墓誌銘〉之記載，並綜合《東都事略》、《皇宋十朝綱要》、《續資治通鑑長篇紀事本末》等文獻，提到歷史上有兩個宋江，一個是宣和 3 年（1121）5 月就擒的草寇，一個是同年 4 月到 6 月間平定方臘的大將，二人被小說家揉合，藉以解釋何以《水滸傳》會有宋江接受招安並「征四寇」的情節。¹¹

侯會則認為，童貫征討摩尼教（吃菜事魔）領袖方臘，是小說中梁山好漢兩贏童貫與出身於伏魔殿的靈感。¹²而小說中占據遼闊水域的水滸英雄，可能是影射洞庭湖賊楊么；又因歷史上岳飛曾招撫楊么陣營的黃佐、大敗楊么車船及和平善後的手腕，被反寫成《水滸傳》中宋江接受招安、三敗高俅的海鯨船和分金買市的情節，¹³如此一來，宋江身上帶有方臘、楊么、岳飛的影子，這些人本來就處於相互對峙的位置。

另外，大塚秀高提到宋江字號「公明」，當來自瘟神趙公明的觀點也很有啟發性。據其說，「趙公明—趙宋—宋江—宋公明」具有一系列的聯想過程，這不僅代表宋江善惡的二面性，也把宋江與趙宋的天子勾勒在一起。¹⁴從這個角度去思忖，李逵那「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的咆哮，¹⁵聽起來就不像是單純的魯莽之言——王評亦云：「道君皇帝蓋妖魔之領袖也」（會評本，第 1 回，頁 80），這豈不說明了群魔亂舞，實肇因於亂自上作？

本文以「鏡像關係」的比喻性用法，指稱小說中形形色色人物對立又統一的網絡。鏡像兩端相互凝視的人物，雖然擁有共同的臉譜，但經過反射後的鏡中世界，卻又是相反的

⁹ 詳見孫述宇：《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 年），頁 47-140。

¹⁰ 可參李豐楙：〈出身與修行：明代小說謫凡敘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宗教意識——以《水滸傳》、《西遊記》為主——〉，《國文學誌》第 7 期（2003 年 12 月），頁 100。

¹¹ 見日・宮崎市定著，趙翻、楊曉鐘譯：《宮崎市定說水滸——虛構的好漢與掩藏的歷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19-34。

¹² 侯會：《從「山賊」到「水寇」：水滸傳的前世今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年），頁 14-17、441-468。

¹³ 侯會：《從「山賊」到「水寇」：水滸傳的前世今生》，頁 22-112。

¹⁴ 日・大塚秀高：〈瘟神的物語——宋江的字為什麼是公明〉，《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 年第 1 期（2003 年 3 月），頁 76。

¹⁵ 明・施耐庵著：《水滸全傳》（臺北：萬年青書店，1974 年），第 75 回，頁 1258。筆者按：此版本係以天都外臣本為底本，加上 20 回「田虎、王慶」故事（以楊定見本為基礎）的 120 回本。以下為行文方便，本文正文中所引小說原文除插增本「田虎、王慶」故事之異文外，俱以此版本為主（以下簡稱「全傳本」），但標回數、頁碼，不另加註。

存在，標示著二者間的互補映襯。小說中，即使在同一人身上，都可能看到最懸殊的歷史原型：同名同姓的草寇／大將、或是逆賊（方臘、楊么）與忠臣（岳飛），共同匯成了小說中宋江的臉譜。此外，瘟神趙公明可以同時被聯想到趙宋皇帝或宋公明，兩人正是各自統治著廟堂與江湖的領袖人物。類似這樣的思考，將會使看似遙遠的角色，實際上只是一鏡之隔的成雙映像。

《水滸傳》中，可以由此脈絡去探索的場景所在多有，本文則聚焦於「賊寇」的形象，這是梁山好漢的履歷之一，但隨著故事的發展，這個來自五湖四海的龐大集團，其實也不斷在自我定位與他人視角中轉換身分，時而「草寇」，時而「天兵」，莫衷一是，輾轉帶出上述關於「誨盜」與「忠義」聚訟不已的辯證。對於書中英雄而言，招安後的「征四寇」是一道疏淪有罪之軀的試煉，可是在此過程中的殺戮，究竟是得其所哉的救贖，抑或物傷其類的自戕？

正因為梁山與四寇之間的鏡像關係是如此一體兩面，反而更引人矚目，是以筆者將以此為切入點，探索一百單八將的善惡位置，並將考察的線索延伸至明清三種續書：《水滸後傳》、¹⁶《後水滸傳》、¹⁷《蕩寇志》。¹⁸前兩本一般被視為投射明清鼎革的遺民之思，分別是陳忱以「古宋遺民之心」來寫出「泄憤之書」，以及青蓮室主人對「天心又將北眷，國運已入西山」提出感歎。¹⁹後一本則帶著對清廷的堅定擁護信念，作者俞萬春跟隨父親鎮壓粵東瑤民之變的經驗，咸認為是其「蕩寇」思想的起源，更制約了他對梁山好漢的觀感。²⁰

以這些歷史性的脈絡為前提，在不同意識形態下的閱讀接受與再創作，如何共同豐富了《水滸傳》的道德評價，便有許多可以陳述的空間。在下文的論述中，為呈現「征四寇」

¹⁶ 本論文使用版本為明·陳忱撰：《水滸後傳》（臺北：世界書局，1969年）。以下為行文方便，正文中所引原文但標回數、頁碼，不另加註。

¹⁷ 本論文使用版本為清·青蓮室主人輯，鄭公盾校點：《後水滸傳》（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年）。以下為行文方便，正文中所引原文但標回數、頁碼，不另加註。

¹⁸ 本論文使用版本為清·俞萬春撰，侯忠義校註：《蕩寇志》（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筆者按：由於接續貫華堂本，此書的回數是從第71回開始的。以下為行文方便，正文中所引小說原文及評點，但標回數、頁碼，不另加註。

¹⁹ 詳見高日暉、洪雁著：《水滸傳接受史》，頁114-121。不過，陳忱一方面在中原陸沉後，書寫複製中國材質的海外乾坤，一方面卻又斥宋江等流為「假仁假義」。據駱水玉的看法，這種複雜的心理肇因於對鄭氏王朝偏安臺灣的冷峻檢視。見駱水玉：〈《水滸後傳》——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漢學研究》第19卷第1期（2001年6月），頁241-246。至於青蓮室主人事蹟不明，但從文本來看，其一方面以洞庭湖眾為敘事主體，一方面卻又在最後由忠孝岳飛剿滅這些水滸人物的後身，以致其筆下人物評價同樣充滿著曖昧；但換個角度來說，這種曖昧卻增添了小說善／惡意識的辯證性。

²⁰ 高日暉、洪雁著：《水滸傳接受史》，頁167-172。

的完整情節，並銜接個別續書之冒頭，筆者主要會以 120 回全傳本為基礎，但會在適當時刻加入插增本田虎、王慶故事的文字，²¹以及會評本的意見來進行比較與詮釋。

二、為是強賊，為是官軍：《水滸傳》「草寇／天兵」之升降變化

金聖歎曾針對《水滸傳》中的兩個地名，提出鏡像關係的解讀，一是武松大開殺戒的鴛鴦樓：「殆言得意之事與失意之事，相倚相伏，未曾暫離，喻如鴛鴦二鳥雙游也。佛言功德天嘗與黑暗女姊妹相逐，是其義也」（會評本，第 30 回，頁 569）；另一則是呂方、郭盛登場的對影山：「為是強賊，為是官軍，讀至下，卻都不是，始信山名對影，都有為也」（會評本，第 34 回，頁 642）。

倘若以故事的發展去推敲，武松從「打虎的武都頭」墮落為滅門血案的兇手，不只是「福兮禍所倚」的驗證，且如同樂蘅軍所說的，梁山泊是加痛苦以痛苦，生罪惡於罪惡，使得「正義」與「犯罪」成為必須同時接受的孿生子。²²好漢們殃及池魚的行為，模糊化了善惡的分野，與此同時，官僚與強盜也很難透過身分的不同，去區分孰為正義的一方。

第 19 回阮小五自稱老爺，並痛斥何濤是「虐害百姓的賊官」（全傳本，頁 274），金評以為「官是賊，賊是老爺。然則官也，賊也；賊也，老爺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會評本，第 18 回，頁 345），說明了二者並無明顯的界線。更有甚者，當第 58 回高廉直指林沖為叛賊，已落草的林沖反過來以「害民的強盜」來回擊高廉時（全傳本，頁 863），竟不知朝廷與草野，何處才是賊寇的淵藪？莫怪乎容評會發出「在朝強盜」的冷諷（會評本，第 56 回，頁 1052），而對影山「為是強賊，為是官軍」的相映成趣，一如前文所言，是一種「鏡像關係」的展示，亦乃貫徹全書的寓言闡釋。

（一）梁山聚義：忠義變風的擴大

²¹ 本論文使用版本為馬幼垣輯校：《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2004 年），以下簡稱「插增本」。筆者按：馬幼垣輯校分為插增甲本、插增乙本及評林本三系統，由於簡本田、王故事以插增乙本比較完整，本文也將以此版本為主，俗體字及錯別字則據輯校勘誤校正。又因插增本回數較為混亂，有重複或跳躍情形，筆者同時會標示回目以示區別。以下為行文方便，正文中所引插增本原文，但標回數、回目、頁碼（據輯校編排之頁數），不另加註。

²² 樂蘅軍：《古典小說散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 年），頁 147-148。

在小說家筆下，若干與梁山好漢為敵的組合，如崔道成／魯智深、²³張文遠／宋江、²⁴李鬼／李逵、²⁵張旺／張順等，²⁶兩邊有著相似的形象，但這些鏡像中的模仿者，幾乎都難逃被本尊剷除的下場。這就帶來一種思辨：對於英雄們來說，會與對手刀劍相搏，不一定是因為雙方的價值觀不同；恰好相反，有時候反而是彼此的氣質接近，才造成了你死我活的衝突。最常受到討論的是小說中的重要座標：「祝家莊」與「曾頭市」，夏志清說：

這些村子也是有軍事設備而好戰的田莊，跟梁山泊曾徵募的英雄如孔氏兄弟（孔明、孔亮）活動的鄉居並無多大不同。他們的獨立精神和練武修備也是為了不受政府的壓迫，村中居民也和梁山泊的那班人沒有多大區別。但是梁山泊英雄們痛恨他們的敵對獨立行徑，因此常常為了最微不足道的事情變得反目成仇。每個村莊都遭受徹底的毀滅。²⁷

祝、曾雖不在「軍／賊」的影像之中，但基於與水滸中人的對應性，在道德評價上，亦不免對梁山泊的「忠義」產生鬆動的作用。芥評對於祝家莊宣稱要「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認為祝、曾是「正局」，宋江是「變風」。其云：「有宋江一夥，決不可無祝、曾兩莊。宋江的忠義是變風，祝、曾的忠義是正局。有宋江以除不忠不義之官府，有祝、曾以禦激忠激義之強徒，皆英雄也」（會評本，第47回，頁891）。儘管評點者試圖調和二者的抗衡，雙雙賦予「忠義」的評價，但一旦將「正局」的冠冕加諸於其中一方，另一個被目為「變風」的陣營，便無可避免地被擠壓到道德的邊緣了。

就算回到芥評所論的，宋江的忠義乃是建立在「除不忠不義之官府」，但實際上，梁山泊對於「濫官汙吏」的評罵與處置，也不見得全然公正。已有論者指出，同情水滸英雄的官員中，像是第30回的葉孔目、第81回的宿太尉，一樣是收受賄賂的貨色，卻躲過梁

²³ 瓦礫寺老僧罵崔道成、丘小乙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出家影占身體，金評認為：「於老和尚口中述二賊也，卻偏似直罵魯達者」，見陳曦鐘、侯忠義、魯玉川輯校：《水滸傳會評本》，第5回，頁144。

²⁴ 兩人的綽號都是「三郎」，且皆是身為押司的同僚，並先後與閻婆惜交好，當閻婆惜聽到「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裡」時，一度將二者混淆。另宋江在清風寨被捕時，也謊稱自己是「張三」。

²⁵ 李鬼不只假冒李逵剪徑，又詐稱孝子，對於後來李逵之母葬身虎腹，不啻是辛辣反諷。在李鬼對妻子說起自己遇到真李逵時，金評云：「原來他正是我，原來我不是他，我亦不道是他，你可知道是我」，見陳曦鐘、侯忠義、魯玉川輯校：《水滸傳會評本》，第42回，頁797。

²⁶ 張旺在揚子江開黑船，正好遇上在潯陽江行此道的張順，王評有云：「張順潯陽江賣餛飩、板刀麵，今日為張旺、孫五所獲，因果一」，見陳曦鐘、侯忠義、魯玉川輯校：《水滸傳會評本》，第64回，頁1189。

²⁷ 夏志清著，何欣、莊信正、林耀福譯，劉紹銘校訂：《中國古典小說》（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頁146。

山「替天行道」的鋒鏑。²⁸反之，在奸臣當中，梁中書曾慧眼提拔潦倒的楊志；童貫在征討方臘時，與宋江關係平和，並未刻意掣肘；蕭讓、樂和各自在蔡太師、王都尉府安享餘生，似乎不如讀者所預期的，善與惡處於水火不容的狀態。²⁹

梁山泊與地方團練的勢不兩立，以及與朝中奸臣曖昧不清的關係，使得「招安」一事能否視為「改邪歸正」或「由亂返治」的保證，就顯得十分可疑。說起來，招安正是「為是強賊，為是官軍」的身分轉移，且諷刺的是，梁山許多高手都是曾沐浴皇恩的。自王倫草創山寨以來，林沖是首位入夥的軍官，而攬掇其上山的，是「小旋風」柴進，金聖歎釋其渾號：

旋風者，惡風也。其勢盤旋，自地而起，初則揚灰聚土，漸至奔沙走石，天地為昏，人獸駭竄，故謂之旋。旋音去聲，言其能旋惡物聚於一處故也。水泊之有眾人也，則自林沖始也，而旋林沖入水泊，則柴進之力也。名柴進曰旋風者，惡之之辭也。（會評本，第10回，頁219）

視梁山好漢為「惡」，是金聖歎的理解，在其眼中，被惡風旋入梁山的「豹子頭」林沖，又是惡獸之首（會評本，第14回，頁274），於是貫華堂本也以盧俊義的惡夢收束全書，不啻是一種擱置善惡的做法。畢竟在繁本中，宋江等人嘗試洗刷罪名的前提，竟是讓惡風／變風的暴風圈不斷擴大，吸入林沖這樣怨誹之人還不夠，還要席捲秦明、呼延灼、徐寧、關勝、索超、董平、張清等將才，這讓金聖歎不禁有感而發：

乃吾不知宋江何心，必欲悉擒而致之於山泊。悉擒而致之，而或不可致，則必曲為之說曰：其暫避此，以需招安。嗟乎！強盜則須招安，將軍胡為亦須招安？身在水泊則須招安而歸順朝廷；身在朝廷，胡為亦須招安而反入水泊？以此語問宋江，而宋江無以應也。（會評本，第57回，頁1054）

原本即是「天兵」的國之干城，卻要先降格為「草寇」，再透過招安迂迴地實現報國的夙願，不免引人非議。這樣的問題有以下：首先，這些投降的軍官辜負垂青自己的伯樂，成

²⁸ 曲家源：〈論《水滸傳》的是非觀〉，《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1990年3月），頁88-89；楊大忠：〈《水滸傳》主題批判及「改邪歸正」說的確立——兼談金聖歎對明清兩朝《水滸傳》主題的影響〉，頁12。

²⁹ 見日・笠井直美：〈『水滸』における「対立」の構図〉，《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2冊（1993年11月），頁74-75。

了脫韁的千里馬。像是呼延灼在「途窮哭阮」之際獲得慕容知府接濟，卻反過來賺開城門，讓王評譏之「但殺太守以快秦明之心，是謂聚義，必如何而後為不義」(會評本，第 57 回，頁 1068)。關勝降於宋江，馬幼垣也諷道：「關勝真的要報知遇之恩，就應衷心感激蔡京才對。沒有蔡京賞識在先，關勝必仍在蒲東當個小小巡檢，還能報宋江甚麼呢？」³⁰

其次，前文說過，《水滸傳》是「在朝強盜」橫行的文本，在四大賊臣尚未廓清前的官場，就好比魯智深的直裰，染做皂了，難道廁身其間真能帶來什麼改變？怎能確保自解「替天行道」大纛，換上「順天護國」紅旗的好漢不是同流合汙？像單廷珪勸降魏定國時，說的分明是：「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亂。天子昏昧，奸臣弄權。我等歸順宋公明，且歸水泊。久後奸臣退位，那時臨朝，去邪歸正，未為晚矣」(全傳本，第 67 回，頁 1145)，但此前提未實現，英雄們卻已然屈膝，那麼兩贏童貫，三敗高俅後的受招安，究竟是操之過急或機不可失？且如果過去在朝是近墨者黑，現既已洗淨淤泥，又怎能再蹙渾水？

或許早在第 78 回對陣高俅時，宋江等人就應該在其麾下十節度身上看到自己的未來了。小說說：「更兼這十節度使，舊日都是在綠林叢中出身，後來受了招安，直做到許大官職，都是精銳勇猛之人，非是一時建了些少功名」(全傳本，頁 1295-1296)。然而，十節度使終究已是過了氣的好漢，不敵風華正茂的後輩們，除了荊忠陣亡外，其餘也輕易地被俘虜。

盡忠者歿，生者亦不過幸留殘喘，以「天兵」妝扮自豪的「草寇」，其實只是羊質虎皮的朝廷鷹犬，為奸臣所驅策，宋江豈無攬鏡自照的警覺？儘管第 85 回吳用點出天子為賊臣蒙蔽，日後縱有成功，必無陞賞：「若論我小子愚意，從其大遼，豈不勝如梁山水寨。」(全傳本，頁 1400)但宋江卻以為，縱使宋朝負我，我忠心不負宋朝，毅然走上「征四寇」的贖罪道路。

然而，就像過去與祝、曾的交手，與田虎、王慶、方臘的對敵，同樣充滿了同類相殘的味道，宋江難道沒有煮豆燃萁的傷感嗎？顯然自柴進潛入睿思殿，將「山東宋江」從「四大寇」的名單剔除為始，這股惡風就往「自我否定」的方向颳去了，³¹剪除田虎、王慶、方臘，就是在與罪大惡極的過去訣別。只不過，披上「天兵」裝束的好漢，與「草寇」的關係仍是藕斷絲連的。

³⁰ 馬幼垣：《水滸二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頁 287。

³¹ 已有論者提出接受招安是梁山好漢自我否定的表現，見李真瑜：〈《水滸傳》的倫理道德意識與人物的悲劇命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7 年第 6 期(1987 年 12 月)，頁 48；曲家源：〈論《水滸傳》的是非觀〉，頁 85。

（二）招安征寇：天兵自居的反諷

儘管樂衡軍認為，明代人的插增《水滸》，根本上係企圖扭轉水滸好漢「反叛英雄」的形象，而特寫其「忠義」之心，表現的是一種「留戀英雄」的情意，³²但是否能達到上述的目的，則有待商榷。已有論者注意到田虎、王慶、方臘陣營與梁山泊的相似性，尤其是插增本。如林嵩提到，田虎陣營中的主將（喬道清、孫安、瓊英）亦是神祇下凡，另有許多將領和梁山好漢的出身、經歷、思想極為接近——包括因得罪高太尉逃亡的盛本、義不投降，情願出家的元仲良，還有關勝的故友唐斌，可以說是不在罡煞之列的梁山好漢。

33

至於王慶的形象，胡適率先注意到其與王進的鏡像關係，³⁴後來考證雖聚焦於二人同樣受高俅迫害出走的事蹟，但也略略點出，簡本中「天王堂」、「快活林」與林沖、武松故事重複。³⁵在此基礎上，馬幼垣提到，史進、林沖、武松、楊雄、石秀、柴進等人上梁山前的經歷，在王慶出身的章回裡都能找到平行的情節；³⁶笠井直美注意到王慶躲藏神廟之情節，類似宋江物語，且落草後不許殺人放火及招接天下好漢的行為，與梁山泊無異；³⁷佐竹靖彥則是在英雄王慶／丑角段三娘的夫妻組合上，窺見丑角王英／英雄扈三娘的逆向對應性。³⁸在方臘方面，如浦安迪所言，那與宋江一樣握有「天書」的共通點是很醒目的。³⁹

在插增本中，田虎、王慶的「惡」也是很模稜兩可的。從起義的動機來看，田虎的崛起當歸咎於於苛政猛於「虎」：

³² 樂衡軍：《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年），頁307。

³³ 林嵩：〈《水滸傳》田虎王慶故事研究述要——兼評馬幼垣先生《水滸論衡》有關問題〉，《中國典籍與文化》2012年第2期（2012年4月），頁151。

³⁴ 見胡適：〈水滸傳考證〉，《中國章回小說考證》（臺北：盤庚出版社，1978年），頁43。

³⁵ 胡適：〈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序〉，《中國章回小說考證》，頁143。筆者按：這些故事包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慶因得罪高俅而遭刺配，不得已與妻子訣別，然後在龔正莊園以棍棒擊敗來犯的黃達，到李州後用銀兩免去殺威棒，還得到一個在天王堂燒香掃地的差事。（以上是林沖故事）可是王慶不幸因棒打龐元而惹怒了當地兵馬提轄張世開（龐元姐夫），張世開假意抬舉王慶卻故意尋隙痛打，王慶忍無可忍而殺之出逃，最後在快活林與段三娘締結良緣。（以上大致是武松故事）

³⁶ 馬幼垣：《水滸論衡》（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253。

³⁷ 日・笠井直美：《『水滸』における「対立」の構図》，頁46。

³⁸ 日・佐竹靖彥著，韓玉萍譯，王鏗審譯：《梁山泊——《水滸傳》一〇八名豪傑》（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22。

³⁹ 美・浦安迪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頁315。

按田虎是河北沁州安原人，家中有所漆園，常為造作局場，被沁州官府多所科需，以致諸縣百姓受其苦，人皆相聚為盜。田虎兄弟乘此機會招納流民，哨聚沁州、凌州、遂州等處百姓數萬餘人，以誅蔡京、童貫為名，殺人放火，劫掠百姓。（第 89 回〈五臺山宋江參禪，雙林渡燕青射雁〉，頁 405-406）

而王慶本來是京師八十萬禁軍教頭，有妻有子，卻因開罪高俅而刺配淮西，陸續又遭遇黃達、龐元、張世開等尋釁者，不得已嘯聚山林。一如笠井直美所言，王慶之所以禍害交侵，並不是因為其為道德上的惡人，而是本身剛直的性格，常常按捺不住而動手使然，真正壞的是對手一方。⁴⁰至於方臘，全傳本說此人本是歙州樵夫，因見溪中自己著龍袍的倒影而圖謀不軌，看似只是為了個人私慾而滋事，但在芥子園本卻補充下述訊息：「因朱勔在吳中徵取花石綱，百姓大怨，人人思亂，方臘乘機造反」（見全傳本，第 110 回，頁 1659、1664 之異文），這就使之成了民心所向的起義領袖。

就算是田、王的手下，也有不少鐵錚錚的漢子。插增本中，包括田虎方的元仲良、葛延被俘後，皆吐壯言而不屈，⁴¹且與葛延一同殉死者共有十人；王慶方的丘翔亦不願投降，最後自殺全忠，讓小說家留下詩贊：

孤城打破力難支，被捉忠心更不移。

若使其言聞草寇，不知哪個是男兒？

（第 101 回〈宋公明兵度呂梁關，公孫勝法取石祁城〉，頁 587）

笠井直美是這麼解讀的：當這些好漢為了田虎、王慶殺身成仁，並且受到創作者的稱揚，反過來說，這也代表田虎、王慶可以被當作盡忠對象的高度是獲得承認的。⁴²這樣一來，到底是與忠於昏君、友於佞臣的「天兵」梁山好漢，抑或維持「草寇」立場的田、王陣營，更能使讀者寄予同情？如果再回想起阮小七本來不願以緝捕賊寇作為富貴捷徑的豪語：「便捉得他們，哪裡去請賞，也吃江湖上好漢們笑話」（全傳本，第 15 回，頁 217），那麼田、王手下擇「惡」固執的忠義，就變成是一個由藝術成敗所衍生出來的道德辯證了。

⁴⁰ 日・笠井直美：〈『水滸』における「対立」の構図〉，頁 46。

⁴¹ 第 91 回〈盛提轄舉義投降，元仲良憤激出家〉，元仲良有言：「雖為草主，元仲良是一丈夫，須死心不改易，實難從命。但願早賜一死」；第 90 回〈魏州城宋江祭諸將，石羊關孫安擒勇士〉，葛延則說：「生作田虎將，死為河北鬼。願請快刀」。以上見馬幼垣輯校：《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頁 434、479。

⁴² 日・笠井直美：〈『水滸』における「対立」の構図〉，頁 47。

因此，全傳本的改寫幾乎是勢在必行的；大抵來說，全傳本強化了田虎、王慶之「惡」。像是插增本中那古怪的瓊英，明明是田虎之妹，自己的父親又死於夫婿張清的陰謀，卻興高采烈地歸順宋江，⁴³就被改成被仇家養、臥薪嘗膽的女傑。當田虎伏法後，瓊英灑淚祭奠父母的一幕是很有渲染力的。又如王慶從插增本中的一方英雄，在全傳本變成自小忤逆的「惡人」，會被刺配遠惡軍州，是因為與奸臣女眷通姦，算是惡有惡報，且殺死張世開、龐元，也是「自小惡逆」的稟賦使然。「惡」的品格貫串了王慶的生涯，所以最後被凌遲時，圍觀者都說：

此是惡人榜樣，到底駢首戕身。

若非犯著十惡，如何受此極刑？（全傳本，第 110 回，頁 1652）

插增本在描述田虎的末路時，也用了類似的修辭，像是宋江攻入沁州後，見到田虎說：「此反逆極惡之人，不必詢問，且將陷車囚起，候解送東京處決。」（第 96 回〈卞祥賣陣平河北，宋江得勝轉東京〉，頁 517）天子則敕令：「田虎、田彪欺天罔上，為惡不仁，罪不勝誅！著三法司官綁去人煙輳集之處，凌遲碎剮三日示眾，以警後來。」（第 98 回〈徽宗敕降安河北，宋江承命討淮西〉，頁 522）

不過，若說田、王的下場是「惡人榜樣」，梁山好漢又真能躲過春秋之筆的制裁嗎？假設其他盜魁與宋江的差別在於斗膽南面稱尊，但晁蓋「天王」的稱號其實也同樣僭越。此外，金聖歎指責宋江的罪狀之一，就包含「設印信賞罰之專司，製龍虎熊羆之旗號，甚乃至於黃鉞、白旄、朱幡、皂蓋違禁之物，無一不有」（會評本，第 57 回，頁 1053）；浦安迪也以為「替天行道」的高調，含有僭號稱帝的危險意味。⁴⁴

又如果梁山好漢是為了掃蕩奴役人民的匪賊，就像論者所說的，方臘固然是因為花石綱的民怨而起的，但自己建築了寶殿、苑囿、行宮，又不知增加了百姓多麼沉痛的負擔，宋江以王師之姿拯民於水火，當然是符合人民意願的。⁴⁵可是即使是強化田、王「惡」之色調的全傳本中，梁山好漢在戰爭中帶來的傷害仍是不亞於賊寇的，試看第 100 回李俊水灌太原城：

⁴³ 可參馬幼垣：《水滸論衡》，頁 248。

⁴⁴ 美·浦安迪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頁 330。

⁴⁵ 王文彬：〈關於《水滸傳》與「招安」的再認識〉，《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 年第 3 期（1983 年 10 月），頁 78。

比及水勢四散退去，城內軍民，沉溺的，壓殺的，已是無數。梁柱、門扇、窗櫺、什物、屍骸，順流壅塞南城。城中只有避暑宮，乃是北齊神武帝所建，基址高固。當下附近軍民，一齊搶上去。挨擠踐踏，死的也有二千餘人。連那高阜及城垣上，一總所存軍民，僅千餘人。……城中雞犬不聞，屍骸山積。雖是張雄等惡貫滿盈，李俊這條計策也忒慘毒了。那千餘人四散的跪在泥水地上，插燭也似磕頭乞命。盧俊義查點這夥人中，只有十數個軍卒，其餘都是百姓。(頁 1559-1560)

玉石俱焚的慘狀，這群「天兵」與對手、與當年掃蕩祝家莊、曾頭市的「草寇」又有多大區別？所以浦安迪敏銳地聯想到愛好濫殺的李逵，在平方臘戰役中肆意燒殺洗劫蘇、杭等大城市的描寫，很難想像生活在江南一帶 16 世紀文人讀者能夠容忍。⁴⁶宋江想靠「征四寇」滌淨的過去，在田虎、王慶、方臘部將眼中，是不倫不類的現狀，因此自從招安以後，小說中多次出現類似這樣的場景：

董澄立馬橫刀，大叫道：「水泊草寇，到此送死！」朱仝縱馬喝道：「天兵到此，早下馬受縛，免汗刀斧！」(全傳本，第 91 回，頁 1483)

山士奇高叫：「水洼草寇，敢來侵犯我邊疆！」那邊豹子頭林沖，驟馬出陣，喝道：「助虐匹夫！天兵到來，兀是抗拒！」(全傳本，第 94 回，頁 1507)

樊玉明大罵：「水洼草寇，何故侵奪俺這裡城池？」董平大怒，喝道：「天兵到此，兀是抗拒！」(全傳本，第 99 回，頁 1556)

如此反覆上演的「為是強賊，為是官軍」的罵陣，⁴⁷彷彿沒有結論的迴響——就像《水滸傳》這部作品永遠糾纏的評價一樣。是以當小說家語帶鼓舞地講述有關「善／惡」果報的陳腔濫調：「宋江重賞陞官日，方臘當刑受剮時。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全傳本，第 119 回，頁 1799)，讀者其實並沒有得到太多慰藉，只在鷸蚌相爭之後，洞見到兔死狗烹的淒涼，並懷抱著更大的困惑：鏡像兩端的「軍／賊」，究竟誰的終局才是真正的「惡人榜樣」？

⁴⁶ 美·浦安迪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頁 305。

⁴⁷ 尚可見插增本之孫安與秦明、全傳本之方瓊與孫立；糜賍與索超；錢振鵬與關勝；方貌與宋江。以上文本內容依次見馬幼垣輯校：《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第 92 回〈眾英雄大會唐斌，瓊郡主配合張清〉，頁 439、明·施耐庵著：《水滸全傳》，第 92 回，頁 1489；第 106 回，頁 1609；第 112 回，頁 1682；第 113 回，頁 1694。

三、上敵王愾，下修私怨：《水滸傳》續書之報國／復仇敘述

《水滸傳》所留下的道德難題，在續書中繼續發酵。明清三部續書中，《水滸後傳》及《後水滸傳》基本上同情宋江等人的犧牲，而《蕩寇志》則視之為假忠假義之賊人。無論站在什麼立場，續書其實都試圖彌補原作中「報國」及「復仇」之缺憾，透過後者的合理性醞釀、鋪陳前者的正義性，最終重演「征四寇」（蕩寇）的最高聲。此目標差可以《蕩寇志》第 76 回評點所提到的「上敵王愾，下修私怨」來概括，⁴⁸但實際上是否具說服力，則有待檢視。筆者在以下將針對三作的敘事安排進行勾勒，並論析書中好漢或軍官對「惡人榜樣」的宣洩，如何帶出了更多疑難。

（一）《水滸後傳》：征東義舉的變調

《水滸後傳》延續繁本結局，對宋江等人泰半歿於王事寄予同情，從阮小七上梁山澆奠，巧遇張幹辦尋釁為始，開啟一連串官逼民反、重作馮婦的故事。小說中，官場的黑暗與原作無異，且因朝中聯金滅遼的錯誤戰略，導致中原陸沉的新變局，是以第 27 回蔡京、童貫、高俅落入好漢們手中，李應灌之鳩酒，詩贊：「誤國元凶骨化塵，英雄積悶始能伸」（頁 247），確實達到報國／復仇的雙重目的。然而，本書為強化與前作之聯繫，讓舊仇聯袂登場，雙方的衝突卻揭示殘餘好漢的暴虐，不僅帶來道德的罅隙，也讓後續海外建國的行為充滿了模稜兩可，最終使「征四寇」的義舉蒙上陰影。儘管蔡稟認為：

本傳寫所殺之人，或是害民，或是誤國，為公議所不容，其小者，亦是與山泊諸人，不是舊仇，即是新恨，素懷怨隙，明作對頭，且俱各有應死之處，揆之天理人情，必須殺之而後快者。這方殺得並無遺憾，方是真豪傑舉動，不是殘毒，不是孟浪，比前傳為更強也。⁴⁹

⁴⁸ 此評祝永清之身分。原文是：「蓋祝家莊實是朝廷赤子，盛世良民。其守禦方面皆食毛踐土之所當為，並未背叛，乃遭盜賊橫屠，無故遇害，竟無惜之者，作者有隱痛也，故特撰出此人，為之立傳，上敵王愾，下修私怨，以舒壯夫之憤。」見清·俞萬春撰，侯忠義校註：《蕩寇志》，頁 111。

⁴⁹ 清·蔡稟：《水滸後傳讀法》，收入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499。

倘以第2回為例，毛彘（毛太公之孫）侵吞扈成洋貨，又密謀誣陷孫立等人，因此被鄒潤殺死，確是罪有應得；可是其尚在襁褓的孺子，還未有辨別是非之能力，卻被孫新判為「惡種」，摔成一團肉餅，不可不謂是「殘毒」與「孟浪」。加之放火燒屋的途徑，讓鄰里心生恐懼，便有論者認為該書中，英雄在庶民眼裡未必是全然正義，有時與惡人只是一線之隔。

50

即使要為好漢們開脫，其殘殺嬰兒的行為畢竟出於復仇心熾，然第17回登雲山為退青州官兵，使出詐降之計，讓蔣敬喬裝成念舊不出的黃信，鄔瓊、尤元明、俞仁三將基於同情，主張網開一面，看起來既非「舊仇」，亦無「新恨」，卻仍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無辜遇害，這就使《水滸後傳》的正義變得十分可疑。

作者讓梁山仇人，如畢豐（任原徒弟）、張保、百足蟲（趙能兒子）、曾世雄（曾頭市後代）等，都歸順到金、齊爪牙之隊伍，而梁山好漢則延續草澤報國的忠義，簡化了善／惡的對立。但這不是說復仇問題便一筆勾銷。如扈成與樂廷玉在前作是「三打祝家莊」的犧牲者，扈成亦自承（雖只是虛晃之詞）：「我是清白漢子，況且那廝們是梁山泊餘黨，原是仇家，如何做得？」（第3回，頁22）可是其與樂廷玉卻仍拜服於眾頭領的義氣下：「在下當初在祝家莊做教師，與梁山泊做對頭，誰道眾位恁地義氣，如今是吳、越一家了。」（第30回，頁271）

梁山好漢可與扈、樂和解，前提是祝家莊的齟齬不留，杜絕了另一個「惡種」的長成，並避開彼此的道德衝突；但反過來說，如果祝家莊的下場是這樣慘絕人寰，身為其盟友與家臣的兩人，又豈能如此麻木地同惡共濟？考慮到作者本人曾對祝、曾寄予同情，⁵¹這個問題的反諷性就顯得加倍棘手。

另一方面，《水滸後傳》的報國，無論是對於宋朝的明哲保身，或以討賊為名，最終卻將暹羅納為囊中物，都同樣遺下道德的缺口。高桂惠指出，李俊先是自封，隨後被迫封「征東將軍」，帶有濃厚的「大陸中國」的本位思想，是一種暗藏殖民他國的權力與武力想像，但是這種想像是霸權的，扣著「征東」大帽子的李俊最終並未提供流寓之後的回流。⁵²駱水玉更認為，整部暹羅進行曲可解讀為李俊等人高揭「替天行道」的義旗，翻演了金人掠奪大宋國土的存心與行徑。畢竟好漢們打的如意算盤本是「我等海外稱尊，同享富貴」，

⁵⁰ 見談啟志：《明清之際奇書之續書敘事倫理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20年），頁342。

⁵¹ 其云：「宋江劇賊也。祝家莊、曾頭市幸與之相抗。人有讀《水滸》而快其敗者，如書諸葛入寇也謬矣。」見明·陳忱：《水滸後傳論略》，收入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頁493。

⁵² 高桂惠：《追蹤蹤跡：明清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頁52-53。

「除其元惡，那基業就是我們的了」（第 12-13 回）。而國主馬賽真的優柔不斷，權臣共濟的專權恣肆，正酷似宋室政權的縮影。⁵³

第 31 回作者將「草寇擾亂江山，權奸圖謀篡弑」（頁 280）並置，頗有皮裡陽秋的意味。無疑的，「草寇」或「權奸」都有鯨吞江山的企圖，二者並無分別，但率先發難的卻給了按兵不動的出師之藉口，不僅得登大位，並且保全了忠義，因此不得不說混江龍的開國充滿了水到渠成的偶然性。⁵⁴小說尾聲，同樣搬演了「征四寇」（可包括助陣之倭寇）的戲碼，原來金鰲島的沙龍不仁，早已在第 11 回為李俊剷除，第 36 回又殘存鐵羅漢、屠崆、余漏天三個桀驁不馴的餘孽，被欒廷玉、關勝、朱全一一剿平。這時，梁山人馬已非為了贖罪而為王前驅，純粹是要鞏固自己的基業。三島主圖謀不軌的下場固然是「惡人榜樣」，但也可以說是飄然海外的水滸罡煞的借鑒——畢竟打著「征東」旗號的好漢，同樣難以洗刷鳩佔鵲巢之嫌疑。

（二）《後水滸傳》：進退維谷的停滯

《後水滸傳》的續衍動力，主要來自於奸臣與好漢的投胎轉世，⁵⁵讓水滸由梁山泊移至洞庭湖。第 39 回楊么（宋江，歷史原型即楊么）言：「前日所殺賀、董、王、夏四奸人，只算得公私兩盡」（頁 398），「四奸人」即是前作四大賊臣的化身：賀省（蔡京）、董索（童貫）、夏霖（高俅）、王豹（楊戩），今生同樣魚肉鄉里，或者賣主／國求榮，因此其與洞庭英雄的不共戴天之仇，看上去是同時合於「報國」與「復仇」的。采虹橋上客亦將本書之亂源歸咎於群奸：

然究思其強梁跋扈之源，賀太尉不奪地造阡，則楊么何由刺配；黑惡不逆首開封，則孫本豈致報仇；邵元之殺人，黃金姦月仙之所致也；謝公墩之被兵，王豹欺配軍所致也。種種禍端，實起於貪穢之夫，不良之宵小，醞火於鄧林之木，捋鬚於猛虎之領，一時冤鳴若雷，怨積成黨，突而噬肉焚林。豈不令驚足難支，天維觸折哉！請一思之，是誰之過歟。（〈《後水滸》序〉，目錄前頁 1）

⁵³ 以上見駱水玉：〈《水滸後傳》——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頁 237。

⁵⁴ 明·陳忱：〈水滸後傳論略〉：「共濟，暹羅之蔡京、高俅也，然為李俊驅民」；清·蔡鼎：〈水滸後傳讀法〉：「李俊等僅僅數人，若只憑兵力，一旦遽然滅其舊主而王之，不特事體太易，而人心亦未必肯服。……直等共濟篡弑，機會湊來，然後去討賊，為其舊主復仇，則嗣統為王，方為自然之情理也。」收入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頁 495、500。

⁵⁵ 以下人物姓名以「今生（前世）」的方式來呈現其與原作的對應關係。

上文中有的見解精闢，有的可以商榷。如賀省與王豹無端與楊么作對，楊么的反抗尚在情理之中，不過邵元（樊瑞）及孫本（柴進）的殺人與報仇，則多少需要反躬自省。

孫本是獄中節級，就是重犯也百般體恤，但是第 18 回因僕人黑兒（即夏霖）與婢女織錦失手打破壽字瑪瑙杯，卻將之打得遍體鱗傷，並以處死來威脅。孫本的暴怒毫無道理，唯一的解釋是黑兒前生的原罪，一如作者所說的：「須知近日無冤，蓋因前世有仇」（第 17 回，頁 173）。金聖歎曾形容《水滸傳》是「亂自上作」（會評本，第 1 回，頁 54），而《後水滸傳》中，位階在上的是孫本——若孫本能循循善誘，黑兒又怎會逃亡，並蛻變為日後壓榨百姓的「夏剝皮」？

邵元雖是武官之後，但入贅岳家，終日尋人吃酒，冷淡嬌妻王月仙，說穿了只是游手好閒的寄生蟲。王月仙說是被誘姦，但之後兩情相悅，那渾渾噩噩的丈夫已被排擠到這段關係外；又黃金（黃潛善之子）設謀能夠成功，也是邵元自己貪杯，並將歪腦筋動到顧客託付的珍珠，才淪落到要鬻妻償還的地步。然而，邵元還是憤而殺死妻子全家，論者便質疑其正當性與合法性，形容這無異於高舉正義旗幟的極端之惡。⁵⁶

「復仇」的正當性可受挑戰，「報國」的誠摯也因楊么的舉棋不定而曖昧不清。楊么的居心叵測，早在第 11 回已發軔：「三則覽天下之形勢，兼看宋室如何，以圖日後事業，才是英雄本色」（頁 110-111），這就使其忠義打了折扣。楊么「征四寇」的動機同樣雜揉著不單純：

我今去臨安打聽，正要行吾大志，豈肯受制於人。昔日世民曾掃七十二處煙塵，匡胤也打過八百座軍州，方才稱王定號。邇來國亂民愁，盜賊蜂起，到處害民傷眾。最惡最毒者，是漢中秦翥，淫人妻女；粵東懷袞，劫擄嗜殺；蒲牢立邪教於江西；毛姥姥擁眾於閩福，比奸佞者更甚。我楊么不急早除，救民倒懸，是絕民望矣。焉得使人稱我陽春，稱我義勇？若是僭稱王號，豈不自恥？！（第 40 回，頁 399）

秦翥、懷袞、蒲牢、毛姥姥，是本書的新「四大寇」，「征四寇」既是積極的善舉，又帶有功利的算計，很難評定這背後的道德界線。雖有論者肯定楊么避免重蹈宋江愚忠之覆轍，⁵⁷但事實上，在臨安面聖，又了悟前身後，楊么便在英雄／良臣之間進退維谷，對於「四處盜賊未除」的罣礙，也在賀雲龍（公孫勝）的勸解下煙消雲散。楊么的優柔寡斷，使得他無從挪動組織的道德與事功位置：不是「救民倒懸」，也未能「稱王定號」，一切處於沒

⁵⁶ 談啟志：《明清之際奇書之續書敘事倫理研究》，頁 361。

⁵⁷ 如高玉海：《明清小說續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91。

有意義的中介狀態，面對朝廷的「昏佞榜樣」⁵⁸：秦檜，亦只能枯等昏君的醒悟。那麼，洞庭湖眾便變得與「四處盜賊」相差無幾，而另一個撥亂反正的救世主登場的時機也悄然降臨。

這位救世主早在第2回就埋下伏筆：玄女傳授楊么神技之時，也是武曲星降生湯陰縣岳家之日。岳飛誕生，又分別有第22回、第29回「孝義馳名」、「天下人俱稱他忠孝」（頁218、283）的播馨描寫，恰與楊么、王摩（盧俊義）的作亂是平行之事。就像談啟志所說的，成為宗澤麾下將領、進入官方正統的岳飛，無疑是善／正義的象徵，楊么、王摩這對「妖魔」孿生兄弟，因此被擠到惡／邪道的邊緣位置，⁵⁹二者是既相映照，卻又彼此對立的鏡像關係。

所以在第45回，當正派的岳飛準備收服妖魔，創作者別開生面地讓岳家軍用了一組散曲，推翻前文一路鋪陳的英雄事業，茲引一段〈四時花〉為例：

（黃鶯兒）癩頭龜侯朝，（皂羅袍）那嶺兒上灘兒外，瓦解冰消。（金鳳釵）悲號，分水犀牛難脫逃，鐵殼臉兒用火燒，錦毛犬一齊焦。（皂羅袍）岳軍驍勇，定不相饒，安排陷阱縛群妖。（勝如花）賊眾似鷓鴣，鷓鴣來啄難推調。休藏狡，人狡性狡，心狡意狡。（頁456）

曲中鑲嵌好漢的綽號，⁶⁰欲將藏狡之群妖／賊眾剿滅殆盡，呼應了第39回的預言：天不絕宋，正可勝邪（頁396）。正如高桂惠所論，楊么根據自己對讖言的理解來規劃洞庭湖的假山假嶺，而這個集合宗教、政治、技能的空間修辭，卻被無可撼動的倫理道德修辭——忠義、正邪所取代，終究成為泡影電光，⁶¹本可藉由「征四寇」昇華道德高度的楊么，卻站到了良臣的對立面，就像兩面鏡中的鏡像，被翻轉到與「四處盜賊」一致的位置，淪為精忠英雄光芒下的「惡人榜樣」。

⁵⁸ 第39回馬謖（李逵）語，見清·青蓮室主人輯，鄭公盾校點：《後水滸傳》，頁398。

⁵⁹ 談啟志：《明清之際奇書之續書敘事倫理研究》，頁321。

⁶⁰ 以上引為例，「癩頭龜」是侯朝（李俊）、「分水犀牛」是童良（童威）、「鐵殼臉」是呂通（孫立）、「錦毛犬」是駱敬德（蔡慶）。

⁶¹ 高桂惠：《追蹤躡跡：明清小說的文化闡釋》，頁86。

（三）《蕩寇志》：背叛民族的文本

至於《蕩寇志》，如前所述，作者懷抱「上敵王愾，下修私怨」之意圖，以此賡續 70 回本之結局，「報國」與「復仇」之統一乃是由陳希真與祝永清之聯姻來完成的。⁶²但一如王德威所拋出的疑問，《蕩寇志》前 30 回描繪陳希真等人如何被逼淪為盜匪，以及如何接受官府招安，讀起來恰似古本《水滸傳》的微型版；而對陳希真／宋江來說，只要忠君保民的前提不變，他們不得已的謀反應可被寬恕——那麼，為何具有曖昧對應關係的兩人，陳希真是雷部下凡的英雄，而宋江卻為妖魔轉世的寇讎呢？⁶³

陳希真與宋江相似的爭議性不只如此。宋江在原作中為人詬病的，包括切斷入於青眼的英雄的舊社會網絡，使之只能在四面楚歌的狀況下入夥。⁶⁴無獨有偶，陳希真也以構陷的手段來孤立祝永清，最終如願斬獲這位快婿，⁶⁵這就難免帶來其正義形象的動搖。除了陳希真與宋江外，歷來也有論者注意到猿臂群英與梁山好漢的成像互映，⁶⁶尤其如果仔細對照小說及評點中的細節，陳希真之女：「女飛衛」陳麗卿，不只神射本領可與「小李廣」花榮並轡，並且好殺、「天真爛漫」的性情都像極了李逵。⁶⁷

⁶² 猶如高桂惠所說的，《蕩寇志》選擇原作「三打祝家莊」作為「復仇」意志之展現，讓「家族」成為「國族」與「民族」綰合之精神紐帶；一方面再次發動民間新發的莊園力量，取代陳麗卿遭調戲式的原「水滸邏輯」的「官逼民反」，這使得《蕩寇志》成為兼具「報國」與「復仇」目標的「皇化文本」。見高桂惠：《追蹤躡跡：明清小說的文化闡釋》，頁 129。

⁶³ 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2003 年），頁 181-182。

⁶⁴ 可見夏志清對秦明、朱全上山之分析，見夏至清著，何欣、莊信正、林耀福譯，劉紹銘校訂：《中國古典小說》，頁 144-146。

⁶⁵ 第 87 回：「卻說陳希真得了祝永清，如獲異寶。原來希真早有細作在景陽鎮，買通魏虎臣的近身人，凡永清營裡的虛實，都盡知道；又布散謠言，說他受賄，離間得他上下不和，然後收了他。」見清·俞萬春撰，侯忠義校註：《蕩寇志》，頁 307。

⁶⁶ 如王旭川認為唐猛、顏樹德、龐毅分別帶有武松、李逵、魯智深的影子，詳見王旭川：《中國小說續書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年），頁 244-246。楊敬珩則注意到康捷、楊騰蛟、劉慧娘、雲天彪與戴宗、武松、吳用、冠勝（關勝）的對應性，詳見楊敬珩：《水滸評點闡釋與續書文本的構成——以陳忱、俞萬春為核心》，頁 633-636。

⁶⁷ 貫華堂本中，李逵是唯一被形容為「天真爛漫」的好漢，如〈讀第五才子書法〉：「李逵是上上人物，寫得真是一片天真爛漫到底」，見會評本，頁 18，正文另見會評本第 37 回，頁 701、708、710；第 41 回，頁 772、786；第 46 回，頁 883。以上會評本內容見陳曦鐘、侯忠義、魯玉川輯校：《水滸傳會評本》。《蕩寇志》中，評點形容陳麗卿「天真爛漫」，首見第 77 回：「一者見麗卿之孩子氣天真爛漫，長者有事他偏暇豫」（頁 121），其餘見第 82 回，頁 201；第 84 回，頁 256；第 90 回，頁 352；第 101 回，頁 540；第 104 回，頁 594-595；第 140 回，頁 1176。又第 88 回正文直稱「永清見他這般天真爛漫」，評者以為：「四字麗卿定評」（頁 318-319）。此外，第 89 回評點稱陳麗卿之聲口：「無一字不奇，無一字不妙，無一字不快。聖歎未見此人，乃盛稱鐵牛，彼鐵牛何足道哉」（頁 332）。可知作者有意讓其壓倒原作中的黑旋風。以上《蕩寇志》內容見清·俞萬春撰，侯忠義校註：《蕩寇志》。

評家云：「終一部《結水滸》，鐵牛不曾殺得一人。蓋鐵牛所殺無非官兵、良民，仲華深護惜之，不忍其遭鐵牛斧頭，靡有孑遺也。鐵牛因好殺，而轉無一人可殺，真自貽伊戚者矣。」（第 104 回，頁 587）天殺星的板斧，在《蕩寇志》中未曾殺得一人，然而陳麗卿刀下亡魂卻自第 75 回後不斷積累。雖說是高衙內撩撥在先，可是一旦這對父女自保的行動波及無辜的轎夫，其復仇的正當性也開始受到銷蝕，作者筆下的理想人物，遂往其所憎惡的品格靠攏。

第 84 回陳希真等人為救劉廣之母，引猿臂寨兵馬攻打沂州，看似忠孝不能兩全，可以得到讀者的理解與同情，但問題不在其動機，而在結果。高封、阮其祥是始作俑者，其罪可殺，可是包含二人一家良賤在內，還有克盡厥職的黃魁、李飛豹暨公人、軍士等，犧牲者、陣亡者逾越四百餘人。不過，此時劉母業已身故，猿臂寨卻仍要拉這些人殉葬，不僅與原作中一百八人動輒洗蕩村坊的脫序如出一轍，且若留意到小說家刻意於此點綴蘭盆會目蓮救母故事——目蓮之母墮入餓鬼地獄，與劉母之昏瞶而自招禍端實有著巧妙的對應，⁶⁸那麼，這場自私的拯救行動的破產，便蘊藏了更深層次的反諷。

若將焦點放在「蕩寇」本身，關於是非評價的問題同樣伴隨而來。俞萬春讓《水滸傳》中的蕩寇者成為被蕩寇的對象，換上新一批戮力王室的蕩寇英雄，包括陳希真、雲天彪、張叔夜等，掃除了宋江，也蕩平了方臘，抹消了宋江的過與功。然而，宋江「征四寇」的行為固不免有鬬牆之嫌，畢竟還能留給鏡像另一端的好漢尊嚴；反觀《蕩寇志》，卻以戲謔的方式嘲弄對手，如第 130 回王矮虎遺體被鐵桿穿透糞門及胸口，陳麗卿笑得打跌的模樣，與扈三娘的痛哭形成令人反感的對比；又第 131 回雲天彪放任困獸之鬥的呼延灼攻打四門，那睥睨鼠輩的姿態，果然有酷肖關羽「剛而自矜」的傲慢。⁶⁹

相比下，如同王德威所言，梁山叛逆直到大勢已去，依舊顯示出一種非比尋常的互愛互助精神，其中包括武松、公孫勝、秦明等人，讓讀者感受到一種強勁昂揚的意志力，無所顧忌，死而後已。⁷⁰饒富意味的是，儘管《蕩寇志》表現出對賊寇的痛恨，在第 105 回「三打兗州城」（對應原作「三打祝家莊」）之前，卻由與夫婿同仇敵愾的陳麗卿，興發對幾個受虐的孩子的惻然；但據評點，最初兩個孩子被冤枉搶走泥虎，其實影射二解爭虎，評家也承認兩人之入獄又不得已落草，實為可憐（詳見頁 609）。

換言之，作者不是不知道梁山好漢多有受冤無伸的辛酸，但囿於對朝廷的拳拳之忠，不得不殺之殆盡，這背後聯繫到小說「報國」描寫的虛幻。《蕩寇志》中的雷部眾神，相較於《水滸傳》的一百單八將真是何其幸運，在原作中，宋江兢兢業業，卻不敵奸臣之蒙

⁶⁸ 第 82 回，頑固的劉母不顧劉慧娘刀兵將降的警告，拖累了劉廣一家逃過梁山賊寇殺戮的時機。

⁶⁹ 關於雲天彪與關羽形象的疊合，詳見高桂惠：《追蹤蹤跡：明清小說的文化闡釋》，頁 112-115。

⁷⁰ 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179-180。

蔽聖聰，連吳用都興起「從其大遼」的氣餒念頭。可是，陳希真不僅見證了蔡京、童貫、高俅的垮臺，還在每一次的攻城掠地後獲得朝廷氾濫的封賞，第 138 回甚至圖畫數幅功臣像，送入徽猷閣以垂不朽。

但倘以宮崎市定對歷史上童貫剿滅方臘之自鳴得意的敘述，將會看到其中尖銳的反諷性：

他以戰國時期趙國名將廉頗自比，認為自己雖上了年紀卻仍可以像盛唐勇將李靖一樣大有作為。更是在最後添了一句：如此便成曠古偉業。雖說盜賊來勢洶洶，但畢竟不過是一群草民造反，何況還動用了二十萬人以上的正規軍鎮壓，得到這點勝利有如此囂張的必要嗎？朝中有些人對此嗤之以鼻，頗不以為然。⁷¹

二十萬，恰好是《蕩寇志》中，最後掃清梁山泊的天兵數目。如此說來，無論是宋江的平方臘，或陳希真的平宋江，都與童貫無異，無助於挽回二帝北狩的民族恥辱。當然，《蕩寇志》讓宋江等卅六賊一齊反剪凌遲，重演了原作中「四寇」的結局（含 70 回本盧俊義之惡夢），將之視為大快人心的「惡人榜樣」，不啻是對《水滸傳》宋江「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的譏刺，⁷²可真要說起來，作者俞萬春本人又高明到哪裡去呢？

評點者早在開篇便點出本書宋徽宗「乾綱睿斷」形象的虛假：「徽宗何幸，而遇仲華之筆也。」（第 71 回，頁 18）考慮到作者生於帝國中衰的時代，卻仍緊抱著對滿清統治者的眷戀之情，以致無法解釋天子既然已罪己自新，匡正人心的《春秋大論》亦頒布天下，又怎會有靖康之禍的降臨？而《水滸傳》——一部併發北方淪陷區忠義人抗金激情的作品，卻受到如此「畸形殘缺」的誤讀；⁷³從這個角度來說，或許標榜忠於官家的《蕩寇志》，同時也是最不忠於民族的叛逆文本。

四、一樣出身，兩般結局：以王進為線索的思考

在《水滸傳》的明清續書中，除了四大賊臣及一百單八將外，唯一在三作皆登場之人物，是原作中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王進。《水滸後傳》中，王進是抗金的老將，後與殘餘罡

⁷¹ 日・宮崎市定著，趙翻、楊曉鐘譯：《宮崎市定說水滸——虛構的好漢與掩藏的歷史》，頁 65。

⁷² 見魯迅：〈流氓的變遷〉，《三閑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年），頁 144。

⁷³ 借用樂衡軍之語，見氏著：《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頁 311。

煞一同飄然海外；《後水滸傳》中，王進轉世為黃佐，曾加入楊么陣營，但最終受岳飛策反，歸順宋朝；《蕩寇志》中，王進是雷部眾神之一，主要功績在於罵倒林冲，使宋江失一棟樑。同一王進，其與梁山好漢的敵友意識，由於續作者對《水滸傳》「忠義」或「誨盜」的不同接受態度，而呈現南轅北轍的態勢，⁷⁴而這也輾轉說明了王進其人在道德位置上的可塑性。

不過，論述王進在《水滸傳》及續書中的象徵意義，不能只停留於此角色本身而已，還須將王慶這條線索共同納入思考。有關這一點，胡適曾就王慶與王進的對應性，提出以下見解：「這個王慶本是一條好漢，可以改作梁山上的一個弟兄，也可以改作《水滸》開篇而不上梁山的王進，也可以改成與宋江等人並立的一寇。」⁷⁵上述所談，主軸雖是版本問題，但卻暗示了人性善惡的各種彈性的可能。插增本之王慶、王進，乃至於林冲，都是八十萬禁軍教頭，都受到高俅的壓迫而顛沛，但卻與梁山泊形成親疏有別的關係，《蕩寇志》之王進曾云自己與林冲：「同是一樣出身，變作兩般結局」（第132回，頁1065），正說明了相去甚遠的道德歧路，其實來自於同一個起點。

甚至高俅此人，按照袁眉所見：「高俅也會槍棒，也會斷配，也會為人惜養抬納，只仁義禮智、信行忠良不會，皆影對水滸中人。」（會評本，第1回，頁55）⁷⁶高俅與王慶，皆是被流放淮西的異鄉人，然一個高昇殿帥，一個淪為賊首，也同時從上下相異的位置授受了「惡」的火種，最終造成「四大寇」的亂局；從這點去聯想，評家將高俅及水滸中人劃上等號便不這麼突兀。

多數的梁山好漢來自於社會的底層或邊緣，一位位本著「封妻蔭子」之初心，但卻反而成為罪人的迷途羔羊，共譜出悲劇的哀歌。在這個不幸的故事中，王進身為史進師父，本可如端正其棍法一般，俾使其勿入歧途，可是史進在失落王進消息後，便放棄了「我是個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來點汙了」（第3回，頁45）之堅持，登上少華山；魯智深與之分手不久，則接筍了與林冲之邂逅。然而，正如樂蘅軍所言，這是一個不幸的開始，林冲的不幸在於其雖然是魯智深引出來的，卻沒有把救世的棒子接下去，反而揭開造成梁山泊的秘辛之一面。⁷⁷或許正是要扭轉這樣一念為惡的不幸，續書不約而同召喚王進：一位秩序維護者的理想化身。

⁷⁴ 樂廷玉雖也屬於這樣類型的人物，但其未出現於《後水滸傳》中。

⁷⁵ 胡適：〈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序〉，頁143-144。

⁷⁶ 浦安迪也認為，高俅在某些方面與宋江、王慶以及其他強盜頭子的所作所為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見美·浦安迪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頁357，註188條。

⁷⁷ 樂蘅軍：《古典小說散論》，頁140。

（一）《水滸後傳》：新秩序的延續與存疑

在金聖歎的視角下，王進是「不墜父業，善養母志」的孝子忠臣：「必如王進，然後可教而進之於王道」（會評本，第1回，頁54）。王進首先引起讀者注意的，是「孝」的堅貞品格，並以此成為王道的象徵。在《水滸後傳》之開篇，創作者也試圖重演王進的孝道，就像邱彥祺所論，阮小七躲避緝捕的過程，刻意模仿王進的逃亡，卻突顯了其「反」，呈現與王進故事相反的趨向。⁷⁸早就原作中，評家就注意到三阮的忤逆，以金評論阮小二攜娘入夥為代表：

王進娘自到延安府去，此娘卻入水泊裡來。天下無不是的娘，只是其所由來有漸耳，做娘可不慎哉！○把娘二字，成文可笑。王進扶娘，是孝子身分，阮二把娘，是逆子身分。至後來李逵背娘，則竟是惡獸身分矣。（會評本，第18回，頁344）

由於阮小七的出走是《水滸後傳》的冒頭，因此容易被聯想到同樣被置於原作前幾回的王進的經歷，但仔細玩味，阮小七並不是第一次帶著老娘作賊，連其母都抱怨：「我生你哥兒三個，本等守著打魚，待我吃碗安穩飯罷了，卻上了梁山。小二、小五俱遭橫死，剩得你一個，將就些兒指望送我入土，又闖出這場奇禍來！我老年之人受不得這般三驚四嚇了！」（第1回，頁9）從這個角度去詮釋，「逆子」對於「孝子」的拙劣模仿，便帶有怙惡不悛的批判意味。

在這部續書中，王進的出現是在第19回，與劉光世、岳飛、楊沂中、韓世忠、張俊等史實的中興名將並列為御營十員將官，而十人中值得注意的，還有汪豹與呼延灼。汪豹是虛構人物，呼延灼則是梁山殘存的好漢之一。這些人被指派守禦黃河渡口，但汪豹卻私自通敵，讓金兵長驅直入，王進、呼延灼都受連累。於是第27回中，呼延灼俘虜汪豹，將之亂箭射死，剝碎餵狗，是不折不扣的「惡人榜樣」。耐人尋味的是，王進與汪豹出場的19回，又帶出了一個土寇王善：聚兵五十萬，搶掠子女玉帛，殺人放火，甚是猖獗，官兵望風而逃。⁷⁹（頁175）這位王善的下落，也是第27回再度被提及：宗留守招納豪傑，王善、李成都領部下歸順，將一片忠肝義膽，人人撫循，盡願效力，兵勢甚盛。（頁248）

第19回及第27回現與隱的汪豹及王善，一個由軍而賊，一個由賊而軍，再加上與王進在登場時機及姓氏雷同的聯繫，這當是作者有意為之的安排。要言之，以王進為人性發

⁷⁸ 邱彥祺：《《水滸傳》與明清之際續書三種比較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頁179。

⁷⁹ 有關此人的歷史原型，可參孫述宇：《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頁54-56。

展的濫觴，鏡像兩側的汪豹與王善，各自代表了「惡」與「善」的雙重可能；以「豹」為名，又讓人聯想到金評對阮小五胸前「青鬱鬱一個豹子」的闡釋、「孝」的背馳：「豹為虎所生，而反食虎，五倫於是乎墜地矣。」（會評本，第14回，頁274）前文亦提及「豹子頭」林沖在此「惡」之寓言的位置：惡獸之首，王進／林沖這條鎖鏈在此遂有了巧妙的串連。

《水滸後傳》中，由於汪豹的悖逆，造成無可挽回的局勢，即使有王善的投誠，亦只是抱薪救火。中原秩序的崩解既已為事實，王進作為王道的象徵，亦不過是個孤臣，獨木難支，因此燕青便說：「比如老將軍算有忠心，猶能建立宋朝旗號，然僅逍遙河上，逗留不進，坐視君父之難，只算得以五十步笑百步。」（第25回，頁224）職是，王進索性加入剩餘好漢的隊伍，一同在暹羅國構築海外乾坤，便添了幾分移植和寄託的成分，也就是用另起爐灶的方式，重新建立嶄新的家國，並由王進代表王道延續的保證。

只不過，這分保證的效力，似乎連作者本人都為之踟躕。陳忱自言：「梁山泊餘人，只有武松一人不肯下海，豈惟餘子碌碌，高於王進遠矣。」⁸⁰原來在其心目中，理想的秩序實維繫於滯留杭州，與宋室共存的斷臂（暗示南宋／南明的半壁江山）行者身上，那麼駱水玉所言，《水滸後傳》已經為臺灣鄭氏預擬了「與『君』不負『登臨』約」的盟誓，以及「假仁假義」、「流於海外掩而泣」的春秋大刑，⁸¹便可以得到另一個角度的驗證。

（二）《後水滸傳》：秩序回歸的樂觀想像

若說《水滸後傳》是接續原作100回本，只提到宋江「征伏大遼，剿除方臘」（第1回，頁2），沒有王慶的蹤跡，汪豹／王善的善惡兩面性可能單純只是王進形象的剝離，《後水滸傳》開宗明義則說一百單八人「遂奉旨征服大遼，剿平河北田虎、淮西王慶、江南方臘」（第1回，頁1），可知作者確實知道原作中王慶故事的存在。筆者認為，楊戩轉世的王豹，正是王慶故事的變形。雖說原作中，楊戩與蔡京、童貫、高俅並列「四個賊臣」，可是楊戩的戲分微乎其微，只有第120回鳩殺盧俊義時露出猙獰的面孔，說是湊數的也不為過。奇異的是，在《後水滸傳》中，王豹卻與楊么有著極深的糾纏，遠超過了高俅、童貫的化身，且第11回甫登場就是一個「惡人」，⁸²主動挑釁楊么：

⁸⁰ 明·陳忱：〈水滸後傳論略〉，頁490。

⁸¹ 駱水玉：〈《水滸後傳》——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頁245。

⁸² 酒店主人云：「你是過路，怎曉得他是我們地方上一個惡人，叫做『撲燈蛾王豹』，住在謝公墩，離我這村十餘里遠近。」見清·青蓮室主人輯，鄭公盾校點：《後水滸傳》，第11回，頁112。

楊么說完，正要坐下吃酒，不期內中惱了一人，直搶過來，奪了押差哨棍，指著楊么大罵道：「你這賊配軍，死在目前。怎敢在我地方大言誇眾，削我威風！若不將你打翻拜服求生，也不放你前去！」……那人被夾住棍頭，十分著急，忙用力擺脫，不期這一邊挑，那人早已心胸著地，脊背向天。（頁 111-112）

「撲燈蛾」王豹在眾目睽睽之下，無端對遭刺配的楊么出棍，慘敗後抱頭鼠竄，對應的即是王慶故事的「滿村嫌」黃達（或與林冲比試的洪教頭），直到第 39 回被殺，才結束其惡貫滿盈的生涯，同時也是四大賊臣最晚退場的。這樣來看，插增本王慶由善到惡的發展曲線被一分为二，善的變成楊么，惡的變成王豹；王豹同時扮演了前期王慶故事的壞人對手及後期王慶故事的王慶本人（後來亦自號為王），再加上與《水滸後傳》汪豹姓名的相似，⁸³這個從楊戩借來的軀殼才匯聚了各路惡人的靈魂。

在王豹身邊，作者又安插一副手樂湯，巧合的是，此人出身也是「東京禁軍教頭」，在第 16 回因誇口天下打擂無對，被楊么教訓一頓。此情節看似仿效自「燕青智撲擎天柱」，但兩人比的是棍棒，所以還是王慶故事的延伸，而且逆寫成尋釁者擊敗禁軍教頭。⁸⁴後樂湯雖與王豹為伍，但楊么卻饒恕其命，原因是：

我與樂湯本無仇恨。只因他誇口，是我去尋他放對，非他尋我結仇。只笑他眼內無珠，今又助惡為非，是個依草附木貪腹小人。我今將他一例處死，使人笑我量小不容。只著他跪在雨中，洗盡心腸，放他去做個好人吧。（第 39 回，頁 390）

洞庭湖眾雖殺了一個無可救藥的「惡人」，但卻讓助惡者有機會改過遷善，重新做個「好人」，這使得惡的敘事有了迂迴空間，也讓黃佐／王進的道德轉向產生微妙的反諷作用。黃佐忠孝事蹟主要見於第 29 回，因父親黃長者諄諄告誡：「上為國家分憂，下可顯榮父母，這才是大孝」（頁 283），並要求他以忠孝顯揚當世的岳鵬舉為楷模。無意功名的黃佐遂獲得練使之職，但之後又在父親慫恿下，降伏於愛其孝勇的楊么。

然而，本就不屬於一百單八將的黃佐，卻無法與「妖魔」本尊的洞庭集團乳水交融。第 36 回馬騮分食賀太尉血肉，眾人皆歡笑飲吃，唯有黃佐感到噁心而拒之，被怒斥是「便

⁸³ 目前就學界觀察，多聚焦於《水滸後傳》或《後水滸傳》與《水滸傳》本身的關聯，至於二作之間是否有承繼關係則難以判斷。不過在這兩本續書中，「焦面鬼」、「癩頭龜」這樣的渾號重複出現，汪豹與王豹也都是重要的反派，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彼此之間的互文性。

⁸⁴ 一個可能的聯想是，「樂湯」為「楊么」之反寫，「樂」字中藏有「么」，又是諧音，「湯」則與「楊」相像。

沒一心造反榜樣」(頁 362)，正如高桂惠所說的，作者在此已預先埋下一個區分敵／我、正／邪、叛逆／投臣的因子。⁸⁵到了第 42 回，黃佐又因為父親卒中惡風，耽誤備戰操演，讓馬靈再次嚷著此人必無同心——回末鐵葉篆字上透露的罡煞宿緣，果然證明黃佐是個異端的存在。因此，第 45 回「忠孝智勇兼全」的岳飛蒞臨，讓黃佐不禁感歎二人原出同源：

忽有軍校來報岳飛相訪，不勝驚疑，因暗想道：「他是我同省，忠孝智勇兼全之人，背刺『盡忠報國』四字，得中武狀元，向隨宗澤立功，近又聞得連敗金人，恢復河南諸州郡，所向無敵。今夜為何來此見我？……。」遂要出寨去相迎。忽又暗想道：「我與他同時皆是宋將，他能立功顯名，我獨失身到此，如今一時怎好與他接見？」
(頁 452)

岳飛與黃佐不僅同省，而且同為宋將，最開始時也是黃長者心中忠孝雙全的典範，因此黃佐受岳飛感召而後納降，可謂是對「一樣出身，兩般結局」的撥正。岳飛還提到：「然求忠良，必出於孝子；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可事上帝」(頁 453-454)，這位人稱「再蕭何」的王進後身，一如其渾號，展現成敗繫之一人，善惡合於一人的道德可塑性。

有鑒於《水滸傳》中王慶／王進的鏡像性，《後水滸傳》有關王進之線索，實須納入王慶故事翻版的王豹／楊么／樂湯之組合。王豹及楊么看似分占了惡與善兩座山頭，但介乎其中的樂湯，卻受到楊么饒恕，洗蕩心腸，表現由惡到善的曲線，也帶出了王進轉世後的黃佐由軍到賊，再去邪歸正的蜿蜒進路。由於黃佐貫串前世今生的忠孝秉性，獲得系出同源(省籍／軍職)的忠孝岳飛的認同，不啻為作者懷抱遺民之思，對正統秩序回歸之樂觀想像。至於與岳飛對立的「妖／賊」楊么，則在兩面鏡的映射中被擠壓到惡的位置，降格為猶如原作中王慶般的「惡人榜樣」。

(三)《蕩寇志》：舊秩序的鞏固與虛無

《蕩寇志》中，正如楊敬珩的觀察，陳希真／林沖／王進可視為同一組犯避人物，陳、林皆使用丈八蛇矛，且家中女眷同樣受到高衙內之覬覦；陳、王本人或父親曾傳授高俅棍棒——三人皆因惡了高太尉而遠遁他鄉。⁸⁶因此第 101 回陳希真對林沖宣稱：為想受招安，不得不傷動諸位好漢，如此方是受招安的真正法門(見頁 543)，可視為小說結尾王進與林

⁸⁵ 高桂惠：《追蹤蹤跡：明清小說的文化闡釋》，頁 79。

⁸⁶ 楊敬珩：《水滸評點闡釋與續書文本的構成——以陳忱、俞萬春為核心》，頁 709-710。

沖辯論的先聲。論者注意到，王進在第 133 回重新登場，起了與前傳首尾呼應的效果，此結構上的呼應暗示了一百八人將為王道所誅，並且與蛇虎、石碣的重複出現具有同樣的功效：既與原作成為一個結構整體，而且暗示忠孝倫理的復歸，具有消解「水滸氣」的作用。

87

王進認為，兩人出身相同：你受高俅的管束，我也受他的管束；高俅要生事害你，何嘗不生事害我？林沖的墮落在於見識些許毫無，踏著了機關，不會閃避，於是拷打監囚，貶解收管，受盡苦痛，吃盡羞慚；上了梁山又不生眼珠，死挨不去，這就讓兩人有了天淵懸隔：「我你同是教頭，忽分一官一賊；我王進作朝廷名將，你林沖為牢獄囚徒」，正是「一樣出身，兩般結局」。（詳見頁 1064-1065）

以「一官一賊」來區分王進及林沖，看似劃定了猿臂寨及梁山泊正／邪的壁壘分明，但其實是從結果上，迴避了雙方鏡像關係的根本成因。一如楊敬珩所言，俞萬春只擷取了林沖故事的某一片段，忽略情節完整性、性格動因與外在環境的複雜性；他著眼於義士／罪人受迫之初而加以評斷，強調知機隱遁，但這種責難潛藏著對官本位的疏離，難以超越的是如何回歸官吏結構的矛盾循環。在《蕩寇志》中，雲天彪、王進始終演繹的是趨向王權體制的可能性，其前提乃是「种師道」代表的清官體系下，而這正是《水滸傳》最匱缺的政治土壤。⁸⁸《蕩寇志》所建構出來的反政之路，狹窄到只有王進一人能獲救，正如前文所說的，他的高徒尋其未果，「老种經略相公」就像無問津者的桃花源，其存在似乎也是虛妄的；反倒是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的遼闊較為可信——因為官場的黑暗，使得忠義變風不斷擴大，讀上去更符合末代王朝走向窳敗的共同公式。

如果王進撥雲見日的理想真能夠實現的話，在原作中就不會有鏡像中人林沖的含冤落草、王慶的吞舟入海，王進也不須等到續書，才以倨傲鮮腆的姿態抨擊另一個受害者。因此，儘管王進以秩序回歸的象徵登場，但口中的誇誇之談，卻總讓人感到蒼白而陳腐，這是因為其所維護的，乃是抱殘守缺的舊秩序，並透露作者對滿目瘡痍的大清能夠復興的虛無渴望。

五、結語

在古典說部的長河中，《水滸傳》所帶來的道德評價分歧，是個非常醒目的存在。關

⁸⁷ 吳若昕：《走出「水滸氣」——《蕩寇志》敘事論衡》（新北：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頁 118。

⁸⁸ 以上詳見楊敬珩：《水滸評點闡釋與續書文本的構成——以陳忱、俞萬春為核心》，頁 711。

於該書「忠義」抑或「誨盜」之思考，自明清評點以來，已累積許多豐碩的成果了，本文則試圖就梁山好漢遊走於「軍／賊」之身分，以及其與對手（團練、渠魁、天兵）之間的相似性，去提出另一視角的檢視，發現對影山兩彪人馬的對峙：「為是強賊，為是官軍」的疊影，可說是貫串全書的寓言。

綜觀全書，對水滸中人來說，敵人往往不是與自己相去甚遠之人，反而經常因彼此氣質相近，互斥排擠。如梁山雖然宣稱「替天行道」，卻因為與忠義之「正局」的祝家莊、曾頭市抗衡，被推向道德的邊緣，淪為忠義之「變風」。進一步來說，這股「變風」為了彌除身上的罪愆，不斷旋入朝廷之忠良，反膨脹成可怕的「惡風」，到了小說後半段，已成為與田虎、王慶、方臘並列的「四大寇」。宋江惶恐於此，即使屈膝於奸臣面前也堅持接受招安，但接下來煮豆燃萁的「征四寇」，不僅是一種自我否定的諷刺，且處決草野忠義，以及戰火蔓延下帶給百姓的虐害，到底能否作為「去邪歸正」的保證，也平添了幾分的可疑。就連敵人眼中，強調自己是「天兵」的梁山好漢，也永遠是不倫不類的「草寇」。如此一來，田、王等人的伏法，雖被視為是「惡人榜樣」，但宋江飲下鳩酒的結局，也很難就像敘事者所說的，占據了「善惡到頭終有報」的道德上風。

《水滸傳》所帶來的道德糾纏，無疑也是明清續書共同關注的議題，但三作對原作中「報國」與「復仇」的調和，同樣無法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這是因為無論從遺民之思出發，或基於對動搖王朝統治基礎的叛亂的憎惡，梁山泊的「忠義」都未能獲得續作者的普遍認同。蔡昇宣稱《水滸後傳》對於仇家的殺戮，不是殘毒，不是孟浪，可是喪命於好漢之手的，卻包含了無知的赤子。至於混江龍於暹羅開國，出發點與權奸實無二致；對三島餘孽的掃蕩，有著鞏固殖民統治權的鮮明色調，更被與偏安臺灣的鄭氏王朝掛勾。《後水滸傳》中孫本、邵元之與黑兒、黃金結怨，本身都有難辭其咎的成分。楊么試圖矯正前世的愚忠路線，但卻在「救民倒懸」與「稱王定號」間舉棋不定；「征四寇」破產的同時，忠孝岳飛亦站上道德制高點，演繹「正可勝邪」的敘事。《蕩寇志》中，陳希真／宋江之作為如出一轍，實已毀損了蕩寇的正義性，且陳麗卿表現對影射二解爭虎的孩子的惻然之情，顯示出作者不是不明梁山好漢的沉冤難雪。此外，儘管陳希真等人不斷受到朝廷的封誥，但評家早在開篇便點出徽宗「乾綱睿斷」之虛假，這不只代表小說世界外的滿清政府實早已千瘡百孔，更強化了猿臂寨草澤報國的荒誕。

另一方面，王進／王慶的鏡像關係，則成為人性善惡的試金石，並從《水滸傳》延伸到三部續書。《水滸後傳》王進登場的章節裡，出現汪豹與王善兩位人物，恰是軍／賊身分交錯的道德兩端。由於中原板蕩的無可回天，王進選擇與殘存罡煞一同飄然海外，看似確立了新秩序的有效性，作者卻認為他遠不如與宋室共存的武行者。《後水滸傳》中王豹／樂湯與楊么的恩怨，是原作王慶故事的翻版，兩人結局各自迥異，象徵了善惡翻轉的可

能性，也為後來王進轉世的黃佐的自悔投下伏筆，而其轉念的關鍵，正是與岳飛的系出同源。無獨有偶，《蕩寇志》的王進也強調「一樣出身，兩般結局」，卻以此駁倒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林沖，展現出作者對舊秩序維護的顛覆立場。

要言之，梁山好漢或甚至其死對頭的善惡評價，正如小說開篇的一虎一蛇，雖然本只是棲身於大自然的眾多生靈之一，但銳利的爪牙卻是與生俱來的罪，無論傷人與否，都難以抹消那令人畏懼的本質。於是悲劇的故事是這樣被銘刻的：當蕩寇者在「軍／賊」的身分中輾轉掙扎，好不容易將「惡人榜樣」的標籤轉贈敵手的同時，終究難掩鏡像另一端的自我，竟與其戮力祛除的對象有著驚人的相似。

徵引文獻

古籍

- 明・施耐庵 SHI, NAI-AN 著：《水滸全傳》*Shui Hu Zhuan*（臺北 Taipei：萬年青書店 Wan Nian Qing Book Company，1974 年）。
- 明・陳忱 CHEN, CHEN 撰：《水滸後傳》*Shui Hu Hou Zhuan*（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 Ltd.，1969 年）。
- 明・陳忱 CHEN, CHEN：〈水滸後傳論略〉“*Shui Hu Hou Zhuan Lun Lue*”，收入朱一玄 ZHU, YI-XUAN、劉毓忱 LIU, YU-CHEN 編：《《水滸傳》資料匯編》“*Shui Hu Zhuan” Zi Liao Hui Bian*（天津 Tianjin：南開大學出版社 Nankai University Press，2012 年），頁 488-496。
- 清・青蓮室主人 QING-LIAN-SHI, ZHU-REN 輯，鄭公盾 ZHENG, GONG-DUN 校點：《後水滸傳》*Hou Shui Hu Zhuan*（瀋陽 Shenyang：春風文藝出版社 Chunf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1985 年）。
- 清・俞萬春 YU, WAN-CHUN 撰，侯忠義 HOU, ZHONG-YI 校註：《蕩寇志》*Dang Kou Zhi*（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San Min Book Co., Ltd.，2017 年）。
- 清・蔡昇 CAI, AO：〈水滸後傳讀法〉“*Shui Hu Hou Zhuan Du Fa*”，收入朱一玄 ZHU, YI-XUAN、劉毓忱 LIU, YU-CHEN 編：《《水滸傳》資料匯編》“*Shui Hu Zhuan” Zi Liao Hui Bian*（天津 Tianjin：南開大學出版社 Nankai University Press，2012 年），頁 497-507。
- 馬幼垣 MA, YAU-WOON 輯校：《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Cha Zeng Ben Jian Ben Shui Hu Zhuan Cun Wen Ji Jiao*（香港 Hong Kong：嶺南大學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nan University，2004 年）。
- 陳曦鐘 CHEN, XI-ZHONG、侯忠義 HOU, ZHONG-YI、魯玉川 LU, YU-CHUAN 輯校：《水滸傳會評本》*Shui Hu Zhuan Hui Ping Ben*（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8 年）。

近人論著

- 王文彬 WANG, WEN-BIN：〈關於《水滸傳》與「招安」的再認識〉“*Guan Yu “Shui Hu Zhuan” Yu Zhao An De Zai Ren Shi*”，《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Yanbi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983 年第 3 期（1983 年 10 月），頁 71-79。DOI: 10.16154/j.cnki.cn22-1025/c.1983.03.01。

- 王旭川 WANG, XU-CHUAN:《中國小說續書研究》*Zhong Guo Xiao Shuo Xu Shu Yan Jiu*(上海 Shanghai: 學林出版社 Academia Press, 2004 年)。
- 王德威 DAVID D. W. WANG 著, 宋偉杰 SONG, WEI-JIE 譯:《被壓抑的現代性: 晚清小說新論》*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臺北 Taipei: 麥田出版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2003 年)。
- 曲家源 QU, JIA-YUAN:〈論《水滸傳》的是非觀〉“Lun “Shui Hu Zhuan” De Shi Fei Guan”, 《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990 年第 1 期(1990 年 3 月), 頁 84-89。
- 曲家源 QU, JIA-YUAN:〈論《水滸傳》的血腥氣〉“Lun “Shui Hu Zhuan” De Xie Xing Qi”, 《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Shanxi Teacher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990 年第 4 期(1990 年 12 月), 頁 35-41。DOI: 10.16207/j.cnki.1001-5957.1990.04.010。
- 李志宏 LI, CHI-HUNG:《「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Yan Yi: Ming Dai Si Da Qi Shu Xu Shi Yan Jiu*(臺北 Taipei: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Wu Nan Book Inc., 2019 年)。
- 李真瑜 LI, ZHEN-YU:〈《水滸傳》的倫理道德意識與人物的悲劇命運〉““Shui Hu Zhuan” De Lun Li Dao De Yi Shi Yu Ren Wu De Bei Ju Ming Yun”,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987 年第 6 期(1987 年 12 月), 頁 26、44-49。
- 李真瑜 LI, ZHEN-YU:〈遊俠遺風與《水滸傳》〉“You Xia Yi Feng Yu “Shui Hu Zhuan””,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992 年第 4 期(1992 年 8 月), 頁 22-27。
- 李豐楙 LI, FENG-MAO:〈出身與修行: 明代小說謫凡敘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宗教意識——以《水滸傳》、《西遊記》為主——〉“Biography and Practice: The Formation and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the Banishment Narrative Form in Ming Dynasty Novels Particularly in the The Lakeside Tales and Journey to the West”, 《國文學誌》*Chinese Journal* 第 7 期(2003 年 12 月), 頁 85-113。DOI: 10.6973/CJ.200312.0085。
- 吳若昕 WU, JO-HSIN:《走出「水滸氣」——《蕩寇志》敘事論衡》*Eliminating “Shui-Hu-Qi”: The Effect of Narrations of Dang-Kou-Zhi*(新北 New Taipei: 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2013 年)。
- 邱彥祺 CHIU, YAN-CHI:《《水滸傳》與明清之際續書三種比較研究》*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Shui-Hu-Zhuan” and Three Sequels of “Shui-Hu-Zhu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臺北 Taipei: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009 年)。
- 林嵩 LIN, SONG:〈《水滸傳》田虎王慶故事研究述要——兼評馬幼垣先生《水滸論衡》有關問題〉

- “‘Shui Hu Zhuan’ Tian Hu Wang Qing Gu Shi Yan Jiu Shu Yao: Jian Ping Ma You Yuan Xian Sheng ‘Shui Hu Lun Heng’ You Guan Wen Ti”, 《中國典籍與文化》 *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2012 年第 2 期 (2012 年 4 月), 頁 145-153。DOI: 10.16093/j.cnki.ccc.2012.02.016。
- 侯會 HOU, HUI: 《從「山賊」到「水寇」: 水滸傳的前世今生》 *Cong Shan Zei Dao Shui Kou: Shui Hu Zhuan De Qian Shi Jin Sheng* (杭州 Hangzhou: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8 年)。
- 胡適 HU, SHIH: 〈水滸傳考證〉“Shui Hu Zhuan Kao Zheng”, 《中國章回小說考證》 *Zhong Guo Zhang Hui Xiao Shuo Kao Zheng* (臺北 Taipei: 盤庚出版社 Pan Geng Press, 1978 年), 頁 1-63。
- 胡適 HU, SHIH: 〈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序〉“Bai Er Shi Hui Ben Zhong Yi Shui Hu Zhuan Xu”, 《中國章回小說考證》 *Zhong Guo Zhang Hui Xiao Shuo Kao Zheng* (臺北 Taipei: 盤庚出版社 Pan Geng Press, 1978 年), 頁 101-149。
- 馬幼垣 MA, YAU-WOON: 《水滸論衡》 *Shui Hu Lun Heng*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年)。
- 馬幼垣 MA, YAU-WOON: 《水滸二論》 *Shui Hu Er Lun*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年)。
- 高日暉 GAO, RI-HUI、洪雁 HONG, YAN 著: 《水滸傳接受史》 *Shui Hu Zhuan Jie Shou Shi* (濟南 Jinan: 齊魯書社 Shandong Qilu Press Co., Ltd., 2006 年)。
- 高玉海 GAO, YU-HAI: 《明清小說續書研究》 *Ming Qing Xiao Shuo Xu Shu Yan Jiu*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4 年)。
- 高桂惠 KAO, KUEI-HUI: 《追蹤躡跡: 明清小說的文化闡釋》 *Tracking Trails: The Group of Sequels of Chinese Novels and It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臺北 Taipei: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Wu Nan Book Inc., 2019 年)。
- 夏志清 HSIA, CHIH-TSIN 著, 何欣 HE, HSIN、莊信正 CHUANG, HSIN-CHENG、林耀福 LIN, YAO-FU 譯, 劉紹銘 JOSEPH S. M. LAU 校訂: 《中國古典小說》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臺北 Taipei: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UNITAS Publishing Co., 2016 年)。
- 孫述宇 SUN, SHU-YUE: 《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 *Shui Hu Zhuan De Lai li, Xin Tai Yu Yi Shu* (臺北 Taipei: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1981 年)。
- 郭英德 GUO, YING-DE: 〈論《水滸傳》的思想意義〉“Lun ‘Shui Hu Zhuan’ De Si Xiang Yi Yi”, 《水滸爭鳴》 *Shui Hu Zheng Ming* 第 4 輯 (1985 年 7 月), 頁 2-17。
- 馮文樓 FENG, WEN-LOU: 《四大奇書的文本文化學闡釋》 *Si Da Qi Shu De Wen Ben Wen Hua Xue Chan Shi*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8 年)。
- 楊大忠 YANG, DA-ZHONG: 〈《水滸傳》主題批判及「改邪歸正」說的確立——兼談金聖歎對明清

- 兩朝《水滸傳》主題的影響》“The Theme Criticis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eformation Doctrine of The Water Margin——Jin Shengtan’s Influence on the Theme of The Water Margi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荷澤學院學報》*Journal of Heze University* 第 40 卷第 1 期（2018 年 2 月），頁 11-21。DOI：10.16393/j.cnki.37-1436/z.2018.01.003。
- 楊敬珩 YANG, JING-HENG：《水滸評點闡釋與續書文本的構成——以陳忱、俞萬春為核心》*Shui Hu Ping Dian Chan Shi Yu Xu Shu Wen Ben De Gou Cheng: Yi Chen Chen, Yu Wan Chun Wei He Xin*（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2014 年）。
- 魯迅 LU, XUN：〈流氓的變遷〉“Liu Mang De Bian Qian”，《三閑集》*San Xian Ji*（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80 年），頁 144-147。
- 談啟志 TAN, CI-JHIH：《明清之際奇書之續書敘事倫理研究》*A Study of Narrative Ethics in the Period of Ming-Qing Transition: About the Sequels of the Masterworks of Ming novel*（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2020 年）。DOI：10.6345/NTNU202000183。
- 樂衛軍 YUE, HENG-JUN：《古典小說散論》*Gu Dian Xiao Shuo San Lun*（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2021 年）。
- 樂衛軍 YUE, HENG-JUN：《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Yi Zhi Yu Ming Yun: Zhong Guo Gu Dian Xiao Shuo Shi Jie Guan Zong Lun*（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2021 年）。
- 駱水玉 LO, SHUI-YU：〈《水滸後傳》——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A New World of Loyalty in the Shui-hu Hou-chuan”，《漢學研究》*Chinese Studies* 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219-248。
- 日・大塚秀高 OTSUKA, HIDETAKA：〈瘟神的物語——宋江的字為什麼是公明〉“Legend of the God of Plague: How “Gongming” Becomes Song Jiang’s Other Name”，《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chool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03 年第 1 期（2003 年 3 月），頁 67-78。
- 日・佐竹靖彥 SATAKE, YASUHIKO 著，韓玉萍 HAN, YU-PING 譯，王鏗 WANG, KENG 審譯：《梁山泊——《水滸傳》一〇八名豪傑》*Ryozanpaku: Suikoden 108-Min No Gōketsutac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5 年）。
- 日・宮崎市定 MIYAZAKI, ICHISADA 著，趙翻 ZHAO, FAN、楊曉鐘 YANG, XIAO-ZHONG 譯：《宮崎市定說水滸——虛構的好漢與掩藏的歷史》*Suikoden: Kyokō No Naka No Shijitsu*（西安 Xi'an：陝西人民出版社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8 年）。

- 日・笠井直美 KASAI, NAOMI:〈『水滸』における「対立」の構図〉“The Establishing of an “Antagonistic” Pattern in the “Shui Hu Zhuan””・《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Memoirs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第 122 冊（1993 年 11 月），頁 43-118。
- 美・浦安迪 Andrew H. Plaks 著，沈亨壽 SHEN, HENG-SHOU 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Ssu Ta Ch'i-Shu*（北京 Beiji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5 年）。

The Retribution for the Villains: The Mirroring between Officers and Bandits in *Water Margin* and Its Ming-Qing Sequels

TSENG, SHIH-HAO

(Received July 10, 2021 ; Accepted February 11, 2022)

Abstract

Water Margin tells the story of Liangshan heroes who revolted against the suppress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finally surrendered. These people were bandits and officers at the same time. Thus, should they be regarded as loyal? Song Jiang was labeled as one of ‘The Four Bandits’ by the emperor but he surrendered and eliminated the other bandit leaders as atonement. Song Jiang was eventually murdered by poison and it may cause the readers to wonder which should be the retribution for the villains who maintained their identities as bandits or sub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The moral issues left by *Water Margin* continued to the three sequ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ui Hu Hou Zhuan* admits the loyalty of the original, but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Liangshan heroes and their enemies was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double standards. While *Hou Shui Hu Zhuan* reversed Song Jiang’s blind loyalty, it embarrassedly doubted that the heroes and the good ministers were contrary to each other. In *Dang Kou Zhi*, Chen Xi-Zhen was awarded by Emperor Huizong of Song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bandits on Liangshan, while the muddle-headed monarch in *Water Margin* suddenly becoming enlightened was full of absurdity. However, from *Water Margin* to *Dang Kou Zhi*, heroes and bandits are always placed on both ends of the mirror beyond blurred boundaries, while Wang Jin’s appearance in the three sequels hides a clue worthy of attention.

Keywords: Water Margin, Sequels, Bandits, Officers, Wang Jin